



魔窟

MEKU 里的圣战
LI DE SHENG ZHAN

魔窟里的圣战

黄剑华

一九九〇年·石家庄

内 容 提 要

一支由五人组成的特工队，执行兑换美钞的任务。他们在魔窟里与军统特务、青帮爪牙以及地下党的叛徒，进行了巧妙的周旋和殊死搏斗，历尽险厄，终于使四箱装满美钞的“罐头”，从前冒险家的乐园——上海滩——又经过刀枪林立的故都西安，回到真正的抗日者手里。

这是一部以新的手法表现的长篇小说。特殊的斗争使作品中的人物必须以奇特的手段来展开。不是言情小说，却有无限的情丝牵人心扉；不是武侠小说，却是明枪暗箭的交锋；不是侦探小说，却有一个个的陷阱……情节惊险，环环相扣波澜迭起。雅俗共赏是其主要特色。

魔窟里的圣战

黄剑华

花山文艺出版社发行（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保定市七中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1/32 11.625印张 250千字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量：1—50000 定价：3.90元

ISBN7—80505—141—0/1.141

一九三七年初春。

天低云暗，波浪翻滚的黄浦江面上，一艘外国轮船正在破浪疾驶。

“呜！……”

汽笛发出沉闷嘶哑、浑厚有力的吼叫。快要临近黄昏了，灰濛濛的天幕，象一只铅灰色的铁锅，越压越低，紧紧地倒扣在浑浊的江面上。轮船向上海外滩码头驶来。行进中掀起的两排浊浪，象翻滚的水兽，向黄浦江两岸扑去。那些行驶中或停泊着的渔船和舢板，在浊浪中骇人地起伏着，颠簸着，躲避着。浪花飞溅，泡沫堆涌。春寒料峭，江风砭骨。浊浪一直冲上滩岸，裹着肮脏的木屑、碎纸、果皮、垃圾，退回来又冲上去，哗哗地响着，闪着鳞斑似的淡褐色暗光。黄浦江仿佛承受不了外国巨型海轮的重压似的，整个江面都在摇晃、颤抖，象大病之中打摆子的病人。

“呜呜！……”

汽笛再一次沉闷地吼叫起来。那憋足了力气的牛吼似的嘶鸣，在灰暗的云空和浑浊的江面之间，长时间持续着。带着某种蛮横、带着海的咸味，带着远航到达目的地时候的兴奋，泼辣地，莽撞地，久久地吼叫着。震荡着上海外滩一带高大嵯峨的暗灰色的建筑物，引起了一片低沉的回声。

上海这一年初春，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寒冷。已经阳历三月了，寒潮还在黄浦江畔徘徊。天气经常阴沉沉的，云层低锁，经久不开。加上紧张的时局，如同铅灰色的阴影，笼罩在上海市民的心头，难得有个笑脸。

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前夕。日寇的铁蹄已经蹂躏了东北三省，侵略魔爪正伸向华北。日寇的侵略舰队，正虎视眈眈地觊觎着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在这民族危亡之际，紧张的时局，加上特务猖獗，青帮横行，上海的形势变得比任何时候更为险峻和复杂……

正是暮色苍茫，华灯初上的时候。黄浦江面上行驶的外国轮船，又一次拉响了汽笛，然后减了速，在离外白渡桥不太远的外滩江边抛下沉重的铁锚，停泊了下来。

这是一艘法国圣玛丽号邮船。定期往来于欧、亚两大洲，运送邮件和旅客。它那坚固庞大的船体，象一座暗灰色的小山，峙立在黄浦江畔。船桅上的旗帜，在料峭的寒风中飘荡，招展，花花绿绿，象海鸟的翅膀。船舷甲板上，站满了等待上岸的旅客。

外滩码头上立即热闹忙碌起来。

接客和接货的人群，这时纷纷赶来，汽车的喇叭声，脚踏车的铃铛声，人群的脚步声和说话声，报童的卖报声，警察的吆喝声，互为交织，响成一片。就象开场前的戏院。马路边上，停满了汽车和黄包车。码头上出口处附近的一排水银灯打开了，灯光亮的耀眼。平时黄昏，上海电力紧张，码头上只有昏暗的路灯，朦朦胧胧地闪烁。但是这天晚上，却一反常规，特意增设了照明设备，提前打开，照耀如昼，以便接待这艘远渡重洋而来的外国巨轮。

人群越来越多。三三两两，排列在围有铁网栅栏的出口处，等待着迎接各自的客人。驳船开始同轮船衔接。人群渐渐拥挤起来。在雪亮的灯光下，只见人头攒动，声音嘈杂，各式各样的服装，高矮参差的个子，汇集一起。众人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盯着出口处，向轮船眺望。出口处内，站了六名稽查人员，神色严峻，摆好了检查的架式。出口处外面，国民党警察荷枪实弹，蛮横地挥着警棍，大声呵斥着那些拥挤的码头搬运工人和准备抢生意接客的各家旅馆侍者，维持着秩序。一位面孔阴沉的特务，瞪大了两只老鼠般的眼睛，腰里掖着枪，礼帽压到眉毛，牵了一头硕大的狼狗，蹲在出口处栅栏里面。狼狗拖着血红的舌头，眼珠闪着绿光，恶狠狠地向轮船和人群注视着。

有两名报童在人群中用清脆的童音高声叫着：“卖报！卖报！最新消息！共党开赴抗日前线！国军再次后撤！两党继续谈判，联合抗日……”他们跑近了码头出口处。一名满脸横肉的警察吼了一声：“赤佬！不许替共党宣传！”扬起了警棍。报童机灵地一闪身，钻进人群跑掉了。一边继续高声叫着：“卖报！卖报！最新消息……”

人群中有的在看报，有的在低声议论。

江中传来了“突突突……”的马达声。一艘水上警察和特务驾驶的摩托艇开了过来，在江中游弋，监视着这艘刚刚到达上海口岸的圣玛丽号邮船。

顺着灰暗的黄浦江面刮来阵阵寒风，使许多人都把衣领翻了起来。

“今天气氛不对，稽查连狼狗也牵来了。”有人低声说：“江中还布置了摩托艇……”

“好象要特殊检查……”另一个小声说。

“可这是外国轮船呀！以前从来没有的。”

“哎，现在的当局！谁知道特务又在搞什么名堂，也许是船上有从国外回来的共产党人……”

“我的天！现在不是国共谈判合作，就要联合抗日了吗？为什么特务还要……”

“正因为国共快要合作了，特务才加紧抓人……”

“嘘！小声！说不定咱们身边就有特务……”

在码头另一侧人群中，另外两个人也在悄声议论。一个说：“瞧！它挂的旗不少，就是没挂咱们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

“青天白日旗在外国人眼里不吃香。”另一个说。

“你认得船舷上的外文吗？”

“那是法文，法国圣玛丽号邮船，从马赛开来的。”

“你瞧！那是水上警察的汽划子，它在干什么呀？”

“好象在监视什么。象是出了什么事……”

“今天码头气氛不对，说不定又要逮人……”

有两名特务模样的人挤了过来，议论的人立即换了话题，谈起了天气。

在等待接客的人群中，站着一位身材高大的绅士，默默地不动声色地听着别人议论。他头戴天青色呢帽，穿一件质地考究的灰呢大衣，为了御寒，脖子上围了一条浅灰色的纯羊毛围巾，遮去了鼻子以下部分。看不清他的面容，只能看见一双坚定沉着的眼睛在金丝眼镜后面闪闪发光。他拄着一条

漆黑发亮的文明棍，神态安详，派头十足，显然是一位有身份的人，象一位大亨，也象是一位实业家。但在这黄昏时刻拥挤的码头上，他不过是溶入形形色色人流的一颗水珠，并不怎么显眼。他是来接客的。他在耐心等待着。

在这位绅士身后不远，站着一位身穿咖啡色西装的年轻人。约摸二十五、六年纪，中等个，四方脸，眉清目秀。少年老成，梳着油光发亮的小分头，象是某个大公司或是某个商行里面一名精明能干的职员。他手里拿着一双略呈油污的手套和一把车门钥匙，又象是个开私人出租汽车的车夫。仅凭外表，很难说清他的具体身份。他悄悄地站在人群后边，目光机警，反应敏锐，不露声色地左右扫视着。他悄悄地用眼角瞟着几个特务模样的家伙。他们正挤在人群中，一副獐头鼠脑、贼眉贼眼的神态，东张张，西望望，阴沉狡狴的目光不断地在人们脸孔上溜过来溜过去，竭力地搜寻和监视着某个“目标”。

“狗特务！”年轻人在心里暗暗骂了一句。

报社几位采访记者，此时也挤在码头出口处。他们是特地来向这艘圣玛丽号定期邮船采访新闻的。他们希望这次能够得到欧洲的一些重要消息。政局也好，大人物的生活轶闻也好，他们都感兴趣。一位摄影记者打开了照相机，镁光灯刺眼地一闪，先拍下了轮船停泊在黄浦江畔的外景。

马路边上，一名彪形大汉正靠在一辆福特牌汽车上不停地抽烟。他那阴沉沉的目光，暗藏杀机，有意无意地扫视着码头出口处。车里另外还坐着两名大汉，象是打手，一副凶悍模样。显然，他们不是来接人，而是在等待猎物。

这时，驳船已经将码头同轮船接通。旅客们涌上甲板，

从高高的舷梯下来，通过又宽又长带铁网的跳板，向码头出口处走来。那位戴金丝眼镜的绅士，略微侧过身，向穿西装的年轻人使了个眼色。年轻人会意地扬了下眉毛，转过身，从人群中悄悄地退了出去。绅士仍然站在那里，沉静地注视着轮船和戒备森严的出口处。

乘客开始上岸了。

码头上顿时热闹起来。人群熙攘，呼声四起。有的在招呼，有的在询问，有的在笑，也有的在粗野地骂人。乘客们走下舷梯，排成长列，通过出口处，一个挨一个接受国民党稽查的检查。乘客中大都是华人，有侨胞，华工，也有留洋归来的学生。还有不少从香港转乘来沪的普通旅客。所有的皮箱和行李全都要打开看过，检查得极为严格。一些旅店派来的侍者开始拉客抢生意。搬运工争着替从出口处出来的旅客搬运行李。重逢的亲友有的在喜悦地笑，有的在拥抱，有的在擦泪。黄包车夫拉开大嗓们在喊：“哪位先生要车啦！”混在人群中的国民党特务，骨碌碌地转动着眼珠……

“OK！”

一位外国水手走了过来。他身材结实，魁伟剽悍，掂着两只精致的沉甸甸的绿色皮箱，迈着大步。神情冷峻的脸膛，两道浓眉，一双深邃的充满魄力的目光，浑身上下透露出一种久经风浪的雄赳赳的气质。他穿着海魂衫，虽是寒冷的早晨，他却高高地挽着袖子，露出一双肌肉发达的毛茸茸的胳膊。他走到了出口处，傲慢地向稽查人员摆了下头，完全是高人一等的洋人的气概。虽然他不过是个水手，但他一点也没有把这些稽查和水上警察放在眼里。稽查盯着他手中的绿色皮

箱。水手的神态再清楚也不过：我们是享有外交豁免权的洋人！

紧跟在水手后面，走过来一位雍容华贵的女士，中等身材，线条婀娜，高鼻梁，红嘴唇，星眸黛眉，戴着面纱，穿一身款式新颖的巴黎时髦外套。水手是护送她离船上岸的，手中掂的正是她的皮箱。女士走到了出口处，用戴着丝织手套的手，不慌不忙地，高傲地，向稽查出示了护照。一行醒目的字跳入了稽查的眼帘：“法国领事馆秘书露易丝”，下面是领事馆钢印。按照惯例，外交人员的行李是免受检查的。怪不得水手的态度那么傲慢。稽查没有刁难，客气地向女士哈了哈腰。

女士由水手陪着，不慌不忙地走出了出口处。在他们后面，紧跟着四名黑肤色的侍者，抬着四只印有英文商标的包装箱。那是女士携带的行李。

码头上，那位戴金丝眼镜的绅士，这时迈着从容的步子，向出口处迎了过去。

突然，那条蹲在出口处内的硕大的狼狗，挣着铁链，凶恶地咆哮起来。

人们心头猛地一紧。所有的目光，霎时都瞅着出口处。狼狗挣着铁链，朝四只包装箱扑着，咆哮着。牵狼狗的特务从腰里刷地拔出手枪，用枪管把呢帽往上一顶，阴沉凶险的目光，紧紧地盯住了抬箱子的四名侍者，做好了逮人的准备。

“站住！打开检查！”稽查人员大喝一声。

四名侍者停住了脚步。他们抬着四只沉重的印有英文商标的包装箱，被挡在出口处，表情冷淡地注视着两边的稽查

和围过来的警察。

人们感到纳闷，箱子装的什么？引起了狼狗凶恶的咆哮？！

“打开！全部打开？！”警察粗暴地命令。

女士和外国水手这时也停住了脚步，不约而同地回过头来。雪亮的灯光下，可以看到女士面纱下涂得鲜红的嘴唇，描得很浓的眼圈，两道弯入鬓间卷发的细眉微微动了一下。她显然是紧张了。但一瞬间，她便克制住了自己。女士显出一副不乐的神情，她向水手使了一个不易觉察的眼色。

水手耸了耸肩膀，将皮箱放在地上，转身走了回来，操着生硬的中国话对稽查说：

“哈罗！罐头！美利坚出的罐头！”

水手有着惊人的力气。他弯下腰，伸出肌肉隆起的毛茸茸的胳膊，轻轻一使劲，便将一只包装箱的钉有铁皮的盖子打开了。确实，箱子装的全是罐头，印着英文彩色商标的美国罐头。一筒挨一筒，排得整整齐齐，装得满满的。

水手从上面拿了一听罐头，在手里抛了一下，随手从腰间掏出一把海员用的锋利的寒光闪闪的匕首，轻轻一旋，动作极其麻利地将罐头上层铁皮打了开来。稽查和警察的眼睛紧盯着那只罐头。呵，不错，确实是牛肉！红嫩嫩的牛肉！水手用匕首挑出一大块鲜红的罐头牛肉，丢给了狼狗，然后将那只罐头塞进了旁边一个胖乎乎的水上警察的口袋。水手潇洒地吹了声口哨，挥挥手，带着侍者抬上箱子，通过出口处走了出去。紧张的气氛缓解了。挤在出口处外边的人群发出了轻声的嘲笑。

狼狗嗅了嗅罐头牛肉，拖着血红的舌头，蹲在那里，嗅

觉仿佛被牛肉的香味麻痹了。咆哮在喉咙深处低了下去。

稽查向着女士的背影哈了哈腰，表示歉意。

喜欢抢镜头的摄影记者，这时急忙按下快门。镁光灯一闪，咔嚓一声，迅速拍下了这一戏剧性的情景。

他们一走出码头，那位戴金丝眼镜的绅士便迎了上来。他走到女士和水手面前，潇洒地摘下了呢帽。这时我们才看清这位绅士有一头金色的卷发和一部很威武的胡须，完全是一位乔居在上海的外国大亨。他们简略地用法语寒暄了几句，又互相对了对表。绅士热切地拥抱了女士，然后又拥抱了水手。完全是久别重逢的礼节。

挤在出口处附近的记者在交头接耳：

“他们是领事馆的吗？”

“不太像。也许是哪家洋行的吧？”

“但据我知，新上任的法国领事，就是这样一副长相。一头金发，有一部大胡子，而且，总喜欢挂一根黑色的文明棍……”

“而且，那位太太出示的就是领事馆的护照。”

“真的吗？”

“当然！我瞥见了！骗你是瘪三……”

“这可是条重大新闻！机不可失……”

于是，记者们从人群中拼命地挤了过来。

挤在人群中的几名便衣特务，则紧紧地盯住了那两只漏检的绿色皮箱。那两只沉甸甸的，提在水手强壮有力手中的大皮箱！也许，他们要查获的那笔巨款，就装在这两只皮箱里吧？特务们疑惑着。那位女士虽是西方人的打扮，但那秀丽端庄的五官，不正是典型的东方女子的长相吗？至多是个外

籍华裔，也许是化装的……应该设法打开那两只绿色皮箱！
便衣特务于是也向这边挤了过来。

这时，两辆轿车，一前一后，呼地开到了绅士面前。

前面一辆蓝色轿车，开车的是一位洋行商人打扮的中年汉子。约摸四十左右，戴着礼帽，穿着绸褂，身材略胖，神色干练。黑眉下，一双机警而又紧张的眼睛，在车窗后面闪烁着，扫视着拥挤的人流。他一接触到绅士亮炯炯的目光，便迅速点了下头。

绅士向女士丢了个眼色，女士立刻朝水手点点头。水手会意，走过去，熟练地打开汽车后盖，将四只装满罐头的包装箱放了进去。按下后盖、拧紧。

洋行商人向绅士和女士点头告别。蓝色轿车呼地开了出去，象脱弦利箭，疾驰而去。

这边，绅士和女士，已经坐进了后面一辆浅灰色的汽车。水手带着那两只沉甸甸的绿色大皮箱，也坐进了汽车。开车的正是那位穿西装的年轻人。他一踩油门，将车迅速开了出去。

四名黑肤色的侍者，拿着小费，离开了码头。

等记者举着照相机和闪光灯，好不容易从人群中挤过来时，汽车已经驰上了宽阔的铺着灯光的水泥路面。水手向他们挥挥手，诙谐地吹了声口哨。

前面驰走的那辆蓝色轿车，转眼间便不见了踪影。

便衣特务急忙钻进一辆别克牌小汽车，紧盯着前面那辆浅灰色汽车，跟踪追了上去。

两辆汽车一前一后，离开外滩，朝前疾驰。

那名彪形大汉，也钻进福特牌汽车，紧随着追了上去。

马路两旁尽是高大嵯峨的建筑物。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交映成辉。各种各样的夸张的商贴广告，张贴在商店洋行门前，红红绿绿，花里胡哨，长长的斑斓的一片。灯火辉煌的酒吧间不时传出软绵绵、轻飘飘的靡靡音乐。一些打扮得非常妖艳的女人，穿着高跟鞋，披着花披肩，扭着细腰肢，吃吃地笑着，挽着喝醉了酒的国民党军官或是大腹便便的富商，歪歪扭扭，在马路边上走着。黄包车夫拉着珠光宝气的小姐太太，放开腿在马路上奔跑，扣着破毡帽的额头上冒着热气。三三两两的青年学生，穿着洗褪了色的单薄的长衫，一边走，一边低声地慷慨激昂地辩论着某个问题。一些瘦骨伶仃的报童，挎着又大又沉的报袋，走着，跑着，用脆生生的充满稚气的童音，向行人叫卖报纸。警察挺着粗壮的身躯，提着警棍，在繁华的地方踱步。一些衣衫褴褛的失业者，正徘徊街头，形容憔悴，愁眉苦脸。零星乞丐，徜徉在饭馆或商店门口，向行人乞讨……这些情景，象一个旋转的万花筒，都在车窗外一闪而过。

司机灵巧地掌握着方向盘，不断加快速度，顺着繁华的长街朝前疾驰。由于高度紧张，那双有力的手，在搬动方向盘时，青筋象蚯蚓似的蠕动。汽车一直朝霞飞路法租界开去。正如记者们所猜测的，他们确实是要去法国领事馆了。红灯亮了。又到了十字路口。汽车突然来了个急转弯，驶入了另一条马路。司机瞅了瞅反光镜，真讨厌！那辆别克牌汽车还象跟屁虫似的盯着！

司机驾车离开了大马路，轰着油门，不停地穿巷过街，力图摆脱特务的跟踪。但通过反光镜可以清楚地看到，那辆

别克牌汽车象个摆不脱的魔影，始终紧紧地跟在后面。

司机的额头，渗出了一层细汗。

水手默默地吸着烟。久经风浪的眼睛，紧盯着反光镜。女士微锁着细眉，克制着心中的紧张。大风大浪都过来了，难道闯不过上海滩这一关吗？只有绅士沉静如常。他象晚饭后驱车兜风一样，安详地靠在汽车后座上。看不出他的心理活动。他的脸色异常沉着，显示一种从容不迫的风度。只有那双眼睛，坚毅的目光，亮炯炯的，迸发着智谋过人和英勇无畏的火星。

“小王！开大世界！”绅士低声吩咐。

司机眼光一亮，立即领悟了绅士话中的意思。

汽车转了一个弯，穿过灯红酒绿、车水马龙的哈同路，象一匹脱缰的野马，飞速朝前开去。特务象狡狴的狼，驾车紧追不舍。

大世界是上海最热闹的地方。如果说上海是染缸，那么大世界是染缸中的染缸。这里开设了跑马场、游戏场、赌场、酒吧……是一个专供那些黑社会势力聚众赌博和寻欢作乐的场所。为了点缀环境，金融界大老爷们捐资修建了一座街心花园，圆圆的，砌了一尺来高的砖台、种了花草。如今正值初春，枝条刚刚开始抽芽。正中一朵荷花似的喷池，汩汩地喷着水柱。马路便在这里沿着街心花园环绕而过。四周竖着玉兰花似的路灯。

昏黄的灯光下，车辆穿梭，行人纷纷。

小王驱车来到这儿，一轰油门，小车快如流星般地绕着街心花园转了一个大圈，又朝原路疾驰而去。

跟踪来的别克牌汽车恰巧同它迎面擦过。

特务急忙煞车，轮胎在路面上发出刺耳难听的磨擦声。

“快倒车！快！快！……”

特务行动组长陈阿牛焦躁地叫道。

他斜戴着呢帽，一双三角眼，阴沉地，野猫似的闪烁着。扭曲着脸，紧盯着错过的跟踪目标。他甩掉叼在嘴角上的烟卷，露出满口焦黄的牙齿大叫道：“妈的！快呀！不能让它跑掉！……”

驾车的特务咧着嘴，手忙脚乱地换挡掉头。此刻正是大世界最热闹的时候，汽车和行人象一条流动的拥挤的河，源源不断地涌过来。特务的车屁股撞倒了一辆私人黄包车，引起了一片惊叫。警察跑了过来。

小王的嘴角浮起了一丝嘲讽的微笑。狗特务！看你们还追得上不？！

正在这当儿，那辆福特牌汽车，突然迎面撞来！

四个人不约而同，心中猛地一紧，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一旦撞车，引起堵塞，那就难于脱身了！小王咬紧了牙，手背青筋暴露，炭火般的目光，一眨不眨地紧盯着迎面撞来的汽车。只见他以惊人的敏捷，用力打过方向盘。说时迟，那时快，就在这刹那之间，轿车就象着了魔似的往旁边一闪，呼地相擦而过。两边的行人发出一片惊叫。小王驱车飞驰而去。

福特牌汽车在刺耳的轮胎与路面的磨擦声中猛地煞了下来。

“快调头！追！”彪形大汉急不可耐地叫道。

他长着一副棕熊似的身躯，一张生铁般的脸孔，粗眉、阔

嘴、鹰鼻，刮得精光的下巴，目光凶狠，叼着烟卷，高擡着衣袖，粗壮的胳膊上刺着一条张牙舞爪的小青龙，一副地道的海盗般的阴沉凶悍的神情。他叫杜彪，是上海青红帮头子黄金荣手下的一员大头目。旁边一位野马脸，豹子眼，怀揣双枪的汉子，是他的贴身保镖杜四，另一位戴着鸭舌帽，尖嘴猴腮，龇牙咧嘴的家伙，是他的心腹打手侯三。

侯三拧着眉毛，扭曲了脸，急忙煞车，倒车。杜四探出车窗，对惊慌拥挤的行人喝道：“让开！妈的！快让开！”

行人以为出了什么事，反而往这边挤了过来。福特牌汽车匆匆忙忙地倒车。同开过来的特务的别克牌汽车“砰”地撞到了一起。

“妈的！你们是干什么的？”特务破口大骂。

杜彪沉着脸对侯三吩咐：“不理他们！妈的！快追前面那辆车！”

陈阿牛同一名特务跳下车，跑了过来，怒冲冲地喝道：

“混蛋！快把路让开！”

杜彪大怒，从车窗探出半边身子，手搯头一直戳到陈阿牛的鼻子上：“你他妈馊蛋！瞎眼货！认识老子是谁吗？”

陈阿牛急忙后退一步。一眼瞥见杜彪胳膊上那条张牙舞爪的刺青，特务便知道遇见了谁。不觉一怔。

杜彪在青帮中是个有名的脚色，经常搞抢劫行凶，绑架暗杀。为人心狠手辣，性情残暴，凶悍嗜血，惯于飞刀杀人，外号就叫“飞刀小青龙”，是上海滩出名的混世魔王。这些特务们与青帮打过许多交道，吃过不少苦头，自然也得到过一些好处，都知道姓杜的这条地头蛇惹不起，都畏惧他三分。没想到在今天这个节骨眼上，又偏偏遇到了他！这到底是